

## 8

“说说你那中国女孩?她现在怎样?”马格丽特把手上的酒杯放下,抬起精心画过又浓黑又长的睫毛,在小圆桌的对面望著你。

“不知道,想必总还在中国吧,”你含糊糊,想绕开这话题。

“为什么不让她出来?你不想她?”她盯住你问。

“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,还说这干什么,要不提起也就忘了。”你尽量说得很平淡,此刻要的是同她调情。

“那你怎么还记得我?那一夜,第一次在你家见面?”

“这很难说,有时一丁点细节会记得很清楚,有时,那怕当时很熟的人连名字都忘了,有时整年整年的,怎么过的竟全然想不起来——”

“她的名字你也忘了?”

“马格丽特!”你捏住她手说,“回忆总令人沉重,还是谈点别的吧。”

“那也未必,也有美好的回忆,尤其是爱过的人。”

“当然,可过去了的宁可忘掉。”你一时还真叫不起那女孩的名字,唤起的只是某种痛楚,那声音和容貌也模模糊糊了。

“你也会忘了我?”

“这么活生生,这么生动,怎么能忘?”你盯住她睫毛下阴影挡住的眼睛,避开这话题。

“那她,那女孩难道就不?”她并不回避你的目光,也直勾勾注视你说,“她那么年轻,小巧可爱,还那么性感,在我对面,手箍住裙子包着两腿,可裙裾下垂,正好看见她里面什么也没穿,要知道那时候是在中国,这印象很深。”

“很可能,听见敲门那时没准儿还正在做爱呢。”你咧嘴做个微笑,干脆别装正经。

“你也同样会忘了我,还不用多少年。”她把手抽了回去。

“可这不同,很不一样!”你只好辩解,一时没词,说得也不聪明。

“对男人来说,女人的身体管她是谁,都那么回事。”

“不!”

你又能说甚么呢?每个女人都想证明非同一般,床上那绝望的斗争,在欲望中去找寻爱,总想肉欲过去之后还留下点甚么。

这蓝桂坊小街最时髦的97酒吧里,隔个小圆桌,你同她面对面靠得很近,努力捕捉她的目光。音乐摇滚,挺响,嚎叫的是英语。蓝幽幽的萤光灯下白衣衫皙皙发亮,柜台后从打领结调酒的男人和引座的女郎都是高个子的西方人。她一身黑衣服,影影绰绰,嘴唇勾画得分明的红唇膏发亮,萤光下呈暗紫色,像个幻影,令你迷惑。

“只因为是个西方女人?”她盯住你,眉头微蹙,声音来得也好像很远。

“不单单西方女人,怎么说呢,你女人味十足,可她再怎么,还是个女孩子。”你显得轻

桃，调笑道。

“还有什么不同？”她似乎要问个水落石出。

从她一眨不眨的眼睛里你看出狡黠，便说：“她还不会吸吮，只是给予，还不懂享乐……”

“这每个女人自然都会，或早或晚……”她收回目光，画过睫毛的眼帘垂了下来。

你想到她肉体起伏波动，又僵硬还又柔软，她那润湿、温香和喘息都唤起你的欲望，便狠狠说又想她了。

“不！”她断然说，“你想的不是我，不过想从我身上得到补偿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！你很美，真的！”

“我不信你的话，”她低下头，用指尖转动酒杯，这小动作也是种诱惑，随后又抬头笑了，袒露出头影挡住的乳沟，说：“我太胖了。”

你刚要说不，她却打断你：“我自己知道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讨厌我这身体。”她突然又变得很冷，喝了口酒，说：“得了，你并不了解我，我的过去，我的生活，你不知道。”

“那么，说说！”你挑逗她说，“当然很想了解，什么都想知道，你的一切。”

“不，你想的只是同我性交。”

得，你只好解嘲：“这也没什么不好，人总得活，要紧的是活在此时此刻，过去的就由它去，彻底割断。”

“可你割不断的，不，你割不断！”她就这么固执。

“要就隔断了呢？”你做了个鬼脸，一个严肃的妞，中学时数学大概蛮好。

“不，你割不断记忆，总潜藏在心里，时不时就冒出来，这当然让人痛苦，但也可以给人力量。”

你说回忆也许给她力量，对你来说却如同噩梦。

“梦不是真的，可回忆都是确有过的事，抹杀不掉。”她就这么较劲。

“当然，再说也未必就过去了，”你叹口气，顺着她说。

“随时都可能再来，要不提醒的话，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。如果人都不说，不揭露，不谴责，随时都会复活！”他越说越起劲，似乎每个犹太人的苦难都压在她身上。

“那么，你需要痛苦？”你问她。

“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，痛苦确实就在。”

“那么，你要把全人类的痛苦都承担在你身上？至少是犹太这个民族的苦难？”你反问她的。

“不，这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，他们流散在全世界，我只是一个犹太人。”

“这岂不更好？更像一个人。”

她需要确忍自己的身分，你怎么说呢？恰恰要摘掉你身上这中国标签，你不扮演基督的角色，不把这民族的十字架压在身上，你没压死就够幸运的了。讲政治她还太嫩，作为女人又太有头脑，当然这两句话你没说。

几个时髦的香港青年进来了，有扎马尾辫子的，也都是男生。引座的高个子金女郎让他

他们在你们旁边的桌前坐下。他们中一位对引座女郎说了句什么，音乐挺响，那女郎弯腰俯身，听完一笑，露出的牙萤光灯下也白暂暂发亮。又挪过一张小圆桌，显然他们还有约。两位男生相互摸了摸手，都文质彬彬，开始点酒。

“九七以后，还允许同性恋这样公开聚会吗？”她凑近你，在你耳边问。

“这要在中国，别说公然聚会，同性恋要发现了得当成流氓抓去劳改，甚至枪毙。”你看到过公安部门内部出版的文革时的一些案例。

她退回靠在椅背上，没再说什么，音乐依然很响。

“是不是去街上走走？”你提议。

她挪开还剩点酒的杯子起身，你们出了门。这小街霓虹灯满目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。

一家接一家酒吧，还有些比较雅致的糕饼店和小餐馆。

“这酒吧还会存在吗？”她问的显然是九七年之后。

“谁知道？都是生意经，只要能赚钱。这民族就是这样，没有德国人的忏悔精神，”你说。

“你以为德国人都忏悔吗？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，他们照样同中国做生意。”

“可不可以不谈政治？”你问。

“可你躲不开政治”她说。

“能不能就躲开一会？”你似笑非笑，尽量问得有礼。

她望了望你，也冲你一笑，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去吃饭，我有些饿了。”

“中餐还是西餐？”

“当然吃中餐。我喜欢香港，总这样热闹，顾客满堂。吃得好，又便宜。”

你领她进了一家灯光明亮的小餐馆，熙熙攘攘，顾客满堂。她同胖胖的侍者讲中文。你叫了些风味小菜，要瓶绍兴老酒。侍者拿来瓶浸在热水桶里的花雕，摆上酒壶，酒盅里又搁了话梅，笑嘻嘻对她说：“这位小姐的中文可是一”她竖起大拇指，连连说：“少见！少见！”

她高兴了，说“德国太寂寞，我无论如何更喜欢中国。冬天，德国那么多雪，回家路上很少行人，人都关在家里，当然住房宽敞，不像中国，没你说的那些问题。我在法兰克福住的虽然是顶楼，可整整一层。你要来的话，也可住在我那里，有你的房间。”

“不在你房里？”你试探问。

“我们只是朋友，”她说。

从饭店再出来，路上有滩积水，你走右边她绕左边，之后，路上两人也隔得很开。你同女人的关系总不顺当，不知什么地方触礁了，便凉在那里。你大概已不可救药，上床容易了解难，无非匆匆邂逅，解解寂寞。

“我不想就回旅馆，街上走吧，”她说。

人行道边有个酒吧，临街高高的大玻璃窗里灯光幽暗，男男女女都面对小台子上点的蜡烛。

“进不进去？”你问，“或是去海边，更加浪漫。”

“我生在威尼斯，就是海边长大的，”她驳回你。

“那应该算意大利人了，一个可爱的城市，总阳光灿烂。”

你缓和一下气氛，说你去过圣马尔克广场，午夜时分广场上两边的酒吧和餐馆还坐满了人，靠海湾的那边一个乐队在露天下演奏。还记得演奏的是拉维尔的〈波莱罗〉，那旋律反复回旋飘逸在夜色中。广场上来往的姑娘们手腕、脖子或头发上扎个小贩卖的夜光圈，绿莹莹的四处游动。出海的石桥下一对对情侣，或坐或躺在船头高翘的孔多拉里，船夫悠悠划着，有的船头还挂盏小灯，滑向黑幽幽平滑的海面。可香港没这份雅趣，只是吃喝和购物的天堂。

“那也是为游客设计的，”她说，“你是去旅游？”

“那时还没这份奢侈，是意大利一个作家组织请的。当时想，要在威尼斯住下来，找个意大利妞该多美妙。”

“那是一座死城，没有一点生气，就靠旅游维持，没有生活，”她打断你。

“无论如何，那里的人还是过得挺快活。”

你说你回到旅馆时已经深夜，街上没有行人，旅馆前两个意大利姑娘还自得其乐，围绕地上放的个手提录音机跳舞，你足足看了好一会。她们好开心，还冲你说笑，说的是意语，你虽然不懂，可显然并非是非外来的游客。

“幸亏你不懂，逗你呢，”她冷冷说，“两个婊子。”

“没准，”你回想了一下，“可毕竟挺热情可爱的。”

“意大利人都热情，可爱不可爱就很难说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有点太苛刻？”你说。

“你没招呼她们？”她反问。

“花不起这钱，”你说。

“我也不是婊子。”她说。

你说是她谈起意大利的。

“我再也没有回去过。”

“那么，不谈意大利好了。”

你望了望她，十分扫兴。

回到旅馆进了房间。

“我们不做爱好吗？”她说。

“行，可这张大床分不开。”

你们一筹莫展。

“我们可以一人睡一边，也可以坐着说话。”

“一直说到天亮？”

“你没有同女人睡在一起不碰她？”

“当然有过，同我前妻。”

“这不能算，那是你已不爱了。”

“不仅不爱，还怕她揭发——”

“同别的女人的关系？”

“那时候不可能再有别的女人，怕揭发我思想反动。”

“那也是因为她不爱你了。”

“也因为恐惧，怕我给她带来灾难。”

“什么灾难？”

“这三言两语无法说得清。”

“那就不说好了。你没有同你爱的女人或是你喜欢的女人，睡在一起同她做爱的？”

你想了想，说：“有过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

“对了什么？”

“你得尊重她，尊重她的感情！”

“倒也未必，要喜欢一个女人又不碰她，说的是睡在同一张床上，这很难，“对你来说。”

你倒是比较坦白，”她说。

你谢谢她。

“不用谢，还没有得到证实，得看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不是没有过，但之后又后悔当时没能，可找不到她了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你还是尊重她。”

“不，也还是怕，”你说。

“怕什么？怕她告发你？”

你说的不是你那前妻，别一个女孩，不会告发的，是她主动，想必也想，可是你不敢。

“那又为什么？”

“怕邻居发现，那是个可怕的时代，在中国，不想旧事重提。”

“说出来，说出来你就轻松了。”

她又显得颇解人意。

“还是别谈女人的事。”你想她在演个修女的角色。

“为什么只是女人的事？男也好女也好，首先都是人，不只是性关系。我同你也应该这样。”

你不知道该同她再谈点什么，总之不能马上就上那床，你努力去看墙上描金的画框里笔划工整的那套色版画。

她摘下发卡，松散开头发，边脱衣服边说，她父亲后为回德国去了，意大利比较穷，德国好赚钱。

你没有问她母亲，小心翼翼保持沉默，也努力不去看她，心想无法再同她重温昨夜的美梦。

她拿了件长裙，进浴室去了，门开着，一连放水继续说：“我母亲去世了，我才去德国学的中文，德国的汉学比较好。”

“为什么学中文？”你问。

她说想远远离开德国。有一天新法西斯抬头的話，他们照样会告发她，说的是她家同一条街的同左邻右舍，那些彬彬有礼的先生太太们，出门见面虽然少不了点个头，淡淡问声好。要周末碰上他们擦车，车擦得同皮鞋一样仔细，她还得上陪他们说上几句，可不知什么时

候气候一到，就像不久前在塞尔维亚发生的那样，出卖、驱逐、轮奸甚至屠杀犹太人的也会是他们，或是他们的孩子。

“法西斯并不只是在德国，你没真正在中国生活过，文革的那种恐怖绝不亚于法西斯，”你冷冷说。

“可那不一样，法西斯是种族灭绝，就因为你身上有犹太人的血，这还不同于意识形态，不同的政治见解，不需要理论，”她提高声音辩驳道。

“狗屁的理论！你并不了解中国，那种红色恐怖你没有经历过，那种传染病能叫人都疯了！”你突然发作。

她不出声了，套上件宽松的裙子拿个解下的乳罩，从浴室出来，朝你耸耸肩，在床沿上坐，低下头，洗去眼影和唇膏面容有些苍白，倒更显出女性的温柔。

“对不起，性欲憋的，”你只好解嘲，苦笑道，“你睡去吧。”

你点起一支烟，她却站起来，走到你面前，抱住你，贴在她柔软的乳房上，抚摸你头，轻声说：“你可以睡在我身边，但我没欲望，只想同你说说话。”

她需要搜寻历史的记忆，你需要遗忘。

她需要把犹太人的苦难和日耳曼民族的耻辱都背到自己身上，你需要在她身上去感觉你此时此刻还活着。

她说这会儿，她全然没有感觉。